



古今治平略

7 保
5071
25-15



門 507
號 5071
卷 25-15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四

豫章

朱

健子强父著

弟

朱

徽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高

岱魯宗父較

地理篇

歷代疆域

凡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

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何謂九山曰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曰太汾滹阨荆阮方城殺坂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藪曰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餘祈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條風東南曰景風南方曰巨

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颶風西北曰麗風北方曰寒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合四海之內四方各二萬八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東西至于西極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各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九州之外乃有八殞八殞之外乃有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殞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黃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四
太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燥以
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濕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
溫之故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
寒暑六入故令虛而化生也故燥勝則地乾暑勝則
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
地固矣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
者求之氣交故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
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用
也升已而降降者謂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天氣下

降氣流于地地氣上升氣騰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
相因而變作矣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
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故何也岐伯曰陰陽之氣高
下之理大小之異也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于下
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于上故左
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而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
者氣熱其于壽夭則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
人天帝曰一州之氣生化壽夭不同何也曰高下之
理地勢使然也崇高則陰氣治之污下則陽氣治之

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
 是故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竅通于目
 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多麥南
 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竅通于耳血脉屬焉
 赤色主心早壯主天其地宜稻西方高土川谷出焉
 日月入焉其人竅通于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
 不仁其地宜黍北方幽晦不明天地之所閉也寒水
 之所積也蟄虫之所伏也其人竅通于陰骨幹屬焉
 黑色主腎其人蠢愚禽獸而壽其地宜菽中央四達

風氣之所通也雨露之所會也其人竅通于口膚肉
 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其于產也東
 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
 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
 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
 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北方
 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
 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
 焉凡地以名山為輔佐石為之骨川為之脉草木為

之○毛○土○為○之○肉○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
 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
 牝○水○員○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
 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
 氣○多○暗○風○氣○多○聾○林○氣○多○癩○木○氣○多○偃○岸○下○氣○多○腫○
 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天○寒○氣○多○壽○谷○氣○多○
 痺○丘○氣○多○狂○行○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
 遲○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墟○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
 美○耗○土○人○醜○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

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
 冰○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形○殘○之○尸○是○故○東○方○為○
 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于○東○方○也○南○方○為○霍○山○者○霍○
 之○為○言○護○也○大○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方○為○華○山○者○
 華○之○為○言○獲○也○言○萬○物○成○熟○可○收○獲○也○北○方○為○恒○山○
 恒○者○常○也○萬○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中○央○為○嵩○山○者○
 言○其○後○大○之○也○後○世○王○者○至○以○比○三○公○焉○五○嶽○何○以○
 視○三○公○也○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觸○石○而○出○
 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焉。爲恩甚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合而論之。山者水之源。水者山之委。諸山皆發脉于崑崙。本雖同而末則異。諸水皆會歸于海。本雖異而末則同。所以山愈聳愈高而分則小。水愈下愈大而合則多。其勢然也。然山各鎮一方而水則以江河爲中原兩大界也。是故河爲北界而濟會于河。江爲南

界而漢則會于江。然河之源發于崑崙以西之星宿海。江雖發源岷山。若以雲南之金沙江言之。則江源亦本之西也。是水皆源于西也。雖因江河以分于南北。不其會歸于東海已乎。卽水之兩戒以觀乎山。凡河北諸山皆自代北。襄武嵐憲而來。爲華岳。爲析城。王屋。爲雷首。爲大行。爲恒岳。而東爲岱岳。江南諸山皆來自岷峨。繇滇貴至廣右。經武岡寶慶至衡陽。爲南岳。散爲廬阜。爲會稽。鴈蕩。爲金陵。又別爲閩粵。是山之支分。又水之流派。所繇辨也。然則論天下之大

勢必周覽乎山川明矣若夫畫野分畿不又有可得
 而言者乎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于崑峯振
 轡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神帝
 覺順天行義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東踰蟠六西濟
 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趾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唐堯
 遭洪水天下分絕乃命禹平水土分爲九州悉如舊
 制當其時其所載者山川也冀州王都不言所至而
 壺口碣石衛絳在其地焉自是以及濟河惟兗州海
 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惟

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
 州以今考之各州之山川果異于古歟所載惟土田
 也如冀之厥土白壤厥田中中兗土黑墳田中下青
 土白墳海濱廣斥田上下徐土赤埴墳田上中楊土
 塗泥田下下荆土塗泥田下中豫土惟壤下土墳墟
 田中上梁土青黎田下上雍土黃壤田上上以今考
 之各州之土田果異于古歟所載惟物產也自冀之
 厥賦上上所賦總銓秭粟米以至兗則草繇木條厥
 貢漆絲青貢鹽絺海物絲臬鉛松怪石徐草木斬包

貢土五色及孤桐浮磬楊草天木喬貢惟金三品瑤
混篠竹齒革荊州羽毛齒角惟金三品柁幹栝桐礪
砥磬丹豫貢漆泉絲紵織纊錫磬梁貢璆鐵銀鏤磬
磬熊狐狸織皮雍貢球琳琅玕以今考之各州之物
產果異于古歟蓋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如故也梁
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如故也豈非以山川定其
疆界斯固萬世而可徵者乎至于九州之內分爲五
服曰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東漸于海西被于流
沙朔南暨北聲教訖于四海禹之明德洵可謂弘且

遠矣虞舜登庸厥功彌邵表題類而分區宇經山河
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
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在于唐堯
殷典見于王制其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
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
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各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
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
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
凡九十三國各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間

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入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大抵方一百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十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

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一萬億畝此商制也周武克商自豐徂鎬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于青雍冀野析于幽營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

楊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
 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穀宜稻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川曰江
 漢浸曰潁湛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
 同楊州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
 川曰滎雒浸曰波滎其利漆絲枲民二男三女畜
 宜六擾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
 藪曰孟豬川曰淮泗浸曰沂沐其利蒲魚民二男二
 女畜宜雞狗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

其澤藪曰壑川曰河涉浸曰盧維其利蒲魚民二男
 三女畜宜六擾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
 山其澤藪曰弦蒲川曰涇汭浸曰洛渭其利玉石其
 民三男二女畜宜牛馬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
 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獫狝其川河涉其浸菑時其
 利魚鹽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擾穀宜三種河內曰冀
 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
 其利松柏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正北曰
 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虜池嘔

夷其澤漆易其利布帛民二男三女畜宜五擾穀宜五種而分天下以爲九畿中方千里爲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蠻夷鎮藩皆曰畿皆方五百里爲之限分五服而九蓋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也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大抵周之王畿卽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卽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卽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卽禹之要服

周之鎮夷卽禹之荒服大率二畿而當一服第周人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則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旣敘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北聲教訖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爲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至若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而統言萬里者亦大畧計九州之輪廣焉耳卽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者亦大畧計王畿之輪廣焉耳後人遂謂古人尺步長短

異制古今里數多寡不齊勾股算法鳥道徑通紛紛
沓起皆執一之論也且周制王畿千里今考其地西
自邠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爲方六百
里亦總以千里言耳果可執方以求之謂四隅相距
遂皆整齊無差錯耶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京
邑居中而九畿九服莫不朝宗耳究其實周都豐鎬
西去犬戎不過千里果可截然謂四面各二千五百
里耶然則五服九服之制亦有因地而爲長短者如
犬戎去周約有千里自爲荒服蓋先王不過因諸侯

之情分以爲朝貢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視遠雖遠而
視近者大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四方截然如
此方正說者又何必拘于一說而勉強附會以求解
哉陵夷至于戰國天下分而爲七合從連衡經數十
年周後自分爲東西比其亡也七城而已秦始皇初
并天下懲艾戰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于
是興師踰江平取百粵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
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索西
帶皆臨大海漢祖龍興葦秦之弊分內史爲三部更

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厥九景加其四武帝開越壤
胡初置十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昭帝少事亦增其
一至平帝元始二年凡郡國合一百一十有二改雍
曰梁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置交趾北有
朔方凡爲十三部光武投戈之歲在雕耗之辰郡國
蕭條并省者八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置刺史員十
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章帝置二和順改作其名
有九省朔方刺史合之于司隸凡十三部而郡國百
有八焉桓靈頗增于前復置六郡嗚呼傳稱黃帝北

邑涿鹿虞世南陔蒼梧夏禹東巡會稽然則後世近
荒之地皆先王之內封其正朔所加邈焉可知以至
高陽之際海裔來同萬里廣輸一同文軌疆理所屆
何其盛歟此秦隋漢唐之君所以務斥大封域糜耗
華夏甘心邊夷而無悔者也然徒知先王之盛而不
知其所以盛虞夏以前承太古巢穴之餘蠢蠢林林
自相君長八紘之中碁布星分畫爲萬國其侯邦所
履僅能及後世一鄉一亭其勢力最寡弱而易制也
故一人表正則萬國葵傾化之所被者益廣則正朔

之所際者益宏。是以唐虞之時，蠻夷猾夏，惟明五刑，三旬逆命。禹已班師，非有如後世強胡猾狄，拏兵不解而敢與上國抗衡者也。然則黃帝禹舜之盛，豈有勞于服遠哉？抑亦爲斯民愛戴之厚，不敢自逸，故遑遑然周恤之耳。爰自夏商以降，兵革薦興，轉相侵侮。小國日滅，大國益橫，而車書始難同矣。何則？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而商湯革命，有三千餘國。是四百年間，轉相吞滅者半矣。逮夫姬周浸興，武王革命，封建有加，而總計不踰千八百國。是六百年間，

轉相吞滅，又幾半矣。故侯邦益大，夷狄益強。文王之時，遞行天討，而大邦始畏其力。西方則昆夷鼎盛，北陲則獫狁獨強。交侵中國，莫可制禦。雖三分天下有二，而亦不過命將帥以守衛中國而已。自時厥後，中國土宇滋蹙，而夷狄寢強。江浙之間，已爲文身斷髮之鄉。朝聘盟會，未始通于上國。于會稽蒼梧，何有哉？故堯舜之教，遠暨朔南。文王之化，近行江漢。周公體國經野，而舜禹陟方之地，有在蠻服之外。夫黃帝高陽，唐堯虞舜，夏禹文王，周公皆古聖人也。其君國澤

民之道豈相反戾抑亦時或不侔耳使其易地詎不皆然則後王之時所以不及古先哲王之盛者匪惟德之不宏固亦勢有不可也而秦漢以還好大喜功之君窮誅遠討惟日不足極唐虞聲教所暨悉爲郡縣而猶以爲未也嗟乎黃帝登空峒虞舜陟蒼梧夏禹巡會稽非不勤遠也秦始皇登之罘山漢武帝登單于臺隋陽帝幸鴈門亦非不勤遠也然先王之所以勤于遠者恐其德教有所不被故焦心勞思雖終老而無辭後王之所勤于遠者恐其威武有所不加

故勞民蠹國雖敗亡而無悔此古今相去所以殊絕也故觀先王幅員之廣則足以知其德觀後王封域之大則足以知其暴能原先王之用心而弗泥其跡可與言化矣

論曰嘗觀天下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帝王之作皆起于幽冀雍岐迨至戰國七雄並起日事干戈于是西有秦東有齊南有楚北有燕趙而一時合從連橫之士所爭分重輕者莫如三晉蓋秦南不得越韓魏以攻齊楚北亦不得越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之以攻趙燕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于周室甚
惟寐忘之此昔人所謂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
而秦強者也然則三晉者天下之腸胃也故宋
衛中山處于七強國之間自立則輕附于人則
重而六國知兵合于三晉以瀆秦則雖自帝不
足于以禁人之爲帝有餘卒之從敗橫成韓南
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
韓爲上交秦禍安移于梁矣以秦之強有韓爲
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梁爲上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三晉旣舉南顧齊楚無藩
籬之限北指燕雲無尾後之虞三國雖欲不相
繼覆并豈可得哉故當時爲秦謀者莫利于遠
交而近攻其說曰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
也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
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
齊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其後秦用
之以餌齊當齊君王后之世四十年不加兵齊
人不悟反德其意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

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繇此言之。關隴居高。建甌處天下之脊。而齊負海以爲雄。楚憑江以設險。南北交爭。三晉其四戰之國。必爭之地也。嗣是漢高以漢中還定三秦。與項羽角。轉戰于滎陽。成臯。京索之間。當時謀臣有曰。楚人拔滎陽不堅守。厥倉乃引而東。今成卒分守此。乃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厥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之所歸矣。

卒之高帝。因以之擾弊楚力。而韓信得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與高帝會于滎陽。成垓下之功。則滎陽成臯實爲之地矣。酈食其荀文若之徒。皆稱陳畱爲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蓋言其平夷洞達。而坐九圍之中也。故從古盟會戰爭。此地尤亟。傳稱夏禹有釣臺之享。今陽翟縣有釣臺。陂春秋齊威公會諸侯于葵丘。今雍丘縣有葵丘。聚吳晉爭長于黃池。卽今之封丘縣也。晉文公會諸侯于踐土。卽今之

滎縣也。晉敗楚師于鄢陵，卽今之鄢陵縣也。楚敗晉師于邲，卽今之管城縣也。袁曹相持于官渡，在今之中牟縣北。劉項畫界于鴻溝，在今之滎陽縣西。祖逖鎮雍丘，而黃河以南盡爲漢有。卽今之雍丘縣也。南北朝力爭河南，而滑臺每爲重鎮。卽今之白馬縣也。若此之類，前史班班未易殫舉。則荀酈之言爲不誣矣。光武中興起于南頓，振于昆陽，及其歸洛陽，更始復命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所致輒除莽苛政，復漢官

名布德施惠，河北人心久已附屬。故耿弇輩得以北收上谷，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政以平齊地，聿成帝業，則河北固其取勝之根本也。是以周室之衰，秦晉齊楚擅天下，相持五百年，而秦滅楚，漢室之亡，天下三分相持六十年，而晉平吳，晉室之亂，琅琊南渡，繼爲南北朝，相持三百年，而隋取陳，然則自古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豈非形勢之強弱剛脆固不等哉。

三國鼎建土宇分裂至晉武太康元年既平孫氏版
 圖歸一凡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以為冠帶之國
 盡有殷周之土及永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
 其二焉初元帝命祖逖鎮雍丘逖死北境漸蹙于是
 荆豫青兗四州及徐州之半陷劉曜石勒以合肥淮
 陰壽陽四口角城為重鎮成帝時鄴守將退屯襄陽
 穆帝時平蜀漢復梁益之地又遣軍西入關至灞上
 再北伐一至洛陽一至枋頭所得郡縣軍旋又失洎

南北疆域

三國鼎建土宇分裂至晉武太康元年既平孫氏版
 圖歸一凡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以為冠帶之國
 盡有殷周之土及永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
 其二焉初元帝命祖逖鎮雍丘逖死北境漸蹙于是
 荆豫青兗四州及徐州之半陷劉曜石勒以合肥淮
 陰壽陽四口角城為重鎮成帝時鄴守將退屯襄陽
 穆帝時平蜀漢復梁益之地又遣軍西入關至灞上
 再北伐一至洛陽一至枋頭所得郡縣軍旋又失洎

符堅東平慕容暉西南陷蜀漢西北剋姑臧則漢水
長淮以北悉爲堅有又堅敗再復梁益青徐兗豫司
之地其後青兗陷于慕容德豫司陷于姚興以彭城
爲北境藩扞後益梁陷于譙縱每因劉石符姚衰亂
之際則進兵屯戍在于漢中襄陽彭城然大陵上明
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義熙
以後又復青兗司豫梁益之地而政移于宋矣宋武
北平廣固西定梁益又冠長安盡得河南之地長安
尋爲赫連勃勃所陷至文帝元嘉中遣將北伐水軍

入河剋魏碭碭滑臺武牢洛陽四城其後又失又分
軍北伐西剋洪農開方二城以東攻滑臺不剋而平
碭碭守之尋皆敗退于是後魏主大武總師經彭城
臨江屯于瓜步退攻盱眙不拔而旋明帝時後魏又
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西境悉陷沒則長
淮爲北境僑徐兗于淮南立青冀二州寄治贛榆其
後十年餘而宋亡然初強盛也南鄭襄陽垂瓠彭城
東陽皆爲宋藩扞嗚呼晉自元帝植國于江右終晉
之世雖未嘗忽然于中原而終不能踰淮而北祖逖

古今通纂 卷二十四
之于河南有端緒矣而竟不能以酬其擊揖之素志
庾翼之志在滅胡亦少壯矣而不能抗李熊之堅敵
褚裒大舉而終以自阻商浩北伐而終以不遂桓溫
雖成關洛之功而枋頭頓挫之後大節遽變亦安望
其厲志復仇以混一區宇哉其後劉裕以英雄之才
奮然以興復爲己任東滅南燕西取姚秦北圍滑臺
以與魏分爭河洛之地前日諸人所以悉力經畫而
不可得者徃徃次第以平志氣亦雄健矣獨惜其入
關之後不能事形勢以長國威英雄豪傑之士于是

有得其用心者矣故東還之師未及脫旆而秦隴之
變已竊發而不可禦此夏連勃勃所以逆知其不能
守也裕之規模蓋可知矣是以魏太武一振兵威而
青兗司豫之地拱手以歸魏豈非規恢之畧無以開
其後歟更宋五十餘年雖文帝一再出師以開拓境
土隨得隨失終不得而有之嘗觀到彥之統帥舟師
徑趣河洛魏人歛席而退司兗之地常一平矣未幾
而復失柳玄景以襄陽之師克復潼關向義之徒所
在響應關輔之地常一平矣又未幾而復失蓋文帝

雖號爲有志中原本無進取之長策且魏歛戍之初豈真有畏心哉特以天時不利而不敢與之較耳王仲德曰胡虜歛戍北歸必併兵全聚若河水旣合將復南來是固足以知敵人之心而帝莫之聽此彥之所以不能據全其地也玄景始進之初亦事幾之會也固宜精擇主帥號召英傑以共成響應之勢而帝之所任者乃王玄謨虛誕之徒不閑將畧竟以退怯失利而玄景亦不得以獨進命將出師例以成律指授而先後遲速之機諸將往往不得以自便關防纖

悉一至于此安得度外之士以成非常之功乎至如檀道濟蓋世威名正敵人所深畏反加猜忌使其進退無以自免及事變不支始深悔之見何晚也况當時大武之在魏內則有崔浩高允之徒以爲之謀外則有奚行長孫翰之徒以爲之將乘其剪滅蹂躪之餘威震兵南向聲勢所接已足以讐服人心于未戰之初矣夫敵人之勢方張而宋之所自爲國者乃復若是無惟乎青徐兗豫之地相繼復歿而不自固也吾嘗觀何承天備邊策曰今日非大田淮泗內實青

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犇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于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此策之最末者也。承天之言最切于用而一不暇講。徒欲憾其欲速之心而不爲長久之計。志于苟得而卒不可得也。然觀晉宋以來凡植國于北方亦未有能久者。劉淵父子奄有關洛而稱漢。雖賴石勒之方未幾而反爲石勒所取。歷二十有六年而亡。石勒據河南而稱趙。雖出于張賓之謀未幾而竟爲冉閔所取。

歷三十有一年而亡。慕容雋之興燕慕容恪之功也。雖其取中山破青齊畧取關河之地。然不二世而遂并于秦符堅之興。秦王猛之功也。雖取洛陽平關東以據中原之地。然肥水旣敗之後遂分裂于慕容垂姚萇之徒。而不可禁其餘。後涼之呂光北燕之馮跋赫連勃勃之于夏。私自竊據而無可久之長算。是以隨起隨滅而不自知也。語北方之盛者莫如魏。然自孝文遷洛之後亡形已見。其後孝明六鎮之變。總起而東西方裂之禍。卒移于高氏宇文。亦可見矣。然則

有志于恢復者豈宜自沮哉齊氏淮北之地全少州郡悉因宋代其後頻爲後魏所侵至東昏永元初汧北諸州相繼敗沒又遣軍北伐敗于馬圈退屯盆城又失壽春後三年齊亡始全盛也南鄭樊城襄陽義陽壽春淮陽角城漣口朐山爲重鎮梁氏州郡多法舊制受禪數年卽失漢川及淮西之地其後諸將頻年與魏軍交戰于淮南北互有勝負雖得垂瓠彭城俄而又失又尅壽春大通初大舉北伐城鎮相次剋平直至洛陽蹙爲梁有其後又復漢中至東魏將侯

景以河南地降逆亂相尋有名無實及景平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沒于西魏大抵雍州平澁戍白苟堆硤石城合州鍾離淮陰朐山爲重鎮陳氏比于梁代土宇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以長江爲境宣帝大建中頻年北伐諸將累捷盡復淮南之地更經畧淮北大破齊軍于石梁及旋師屬高齊亡國又總軍北伐旋爲周軍所敗悉虜其衆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又以長江爲界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灘安蜀城公安巴陵以下並風靡退散隋軍自

采石京口渡江而平之後魏起自北方至道武率兵
下山東攻援慕容寶山中遂有河北之地于是遷都
平城慕容氏喪敗遣將南畧地至滑臺許昌彭城明
元帝太常中始于滑臺許昌置兵鎮守太武帝時又
得蒲坂長安太延以後東平遼東西平姑城于是西
至流沙東至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垂瓠彭城
青州之南而已其後帝自南征遂臨瓜步宋淮北城
鎮守將多有敗沒獻文天安初自河之南長淮之北
皆爲魏有孝文遷都洛陽頻歲親征皆渡淮沔宣武

初又得壽春續收漢川至于劍閣兼得淮西之地莊
帝時梁軍洛陽數旬敗走自後內難相繼不暇外畧
三四年後分爲東西魏矣然是時南方屬宋明以後
及于齊梁國土漸蹙自守不暇雖時有侵掠而退不
旋踵故魏之城鎮少被攻圍因利進取不常所守也
北齊神武東魏天平末大舉西伐至蒲津西魏乘勝
攻陷陝州神武西至沙苑西師又乘勝襲陷洛陽其
後神武攻圍西魏玉璧不剋西師來伐至于却山後
神武又圍玉璧不剋文襄遣將圍潁州拔之于是河

南自洛陽之西河北自晉州之西皆入西魏文宣之世命將畧地際于江矣幼主崇化末西師攻拔晉州因之國滅自東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有關西高氏據河北當齊神武之時與周文帝抗敵十三四年間凡四出師大舉西伐周師東討者三焉自文宣之後纔守境而已大抵西則姚襄城洪洞晉州武平關栢崖軹關河陽南則武牢洛陽北荆門孔城坊汝南郡魯城置兵以防周寇及陳師侵軼數歲齊亡南境要害未遑制置也周文帝旣平江陵自是

疆理西有姑臧西南有全蜀南至于江矣其河南自洛陽之東之北河東自平陽之界屬于高齊至武帝建德中東征拔齊晉州城尋又乘勝平齊後遣軍破陳軍于呂梁其東南之境盡于長沙隋高祖受終維新朝政開皇三年遂廢諸郡泊于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旣而併省諸州尋卽改州爲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守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于海西至

古今通考 卷二十四
且未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于此也總而論之自晉元東渡訖于後周之亡南北血爭垂三百年其間北朝之兵屢得志于東南矣或卷甲而趨歷陽或長驅而至瓜步或築行宮于新野或駐大軍于秣陵或涉沅湘而阻于長沙或渡淮而守于石頭其深入制勝非不銳也南國之兵屢得志于西北矣或渡河而守黎陽或薄海而克廣固或四十七戰所向無前或五十二城望風震服其深入制勝又非不銳也加之有北土者八姓割裂分爭有南朝者五代亂亡踵跡劉

氏暴骨于闕河符姚染血于淮涓慕容拓拔闔闔軒
騫高氏宇文禍亂如結是北土非無釁可乘也王敦
蘇峻踵逆上遊孫恩盧循江亂海嶺桓玄侯景荼毒
江湖李特譙縱崛強巴蜀是南國非無衅可乘也然
而北人終不能併南南人終不能併北是何耶蓋其
不能圖萬全之舉好興常試之師方敵未有衅則速
徼功利紛拏以逞重兵外宿齊民遠輸廟謨重滂帑
藏益屈敵未告憊而吾已困矣逮夫幸際機會鄰壤
繹搔羸秦之鹿已奔卞莊之虎可刺則備不豫具無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以應卒坐待其斃而莫能乘矣間或幸而遇捷則敗不旋踵是以袁宏舉南國之兵潰于洛口元英掃北方之衆没于鍾離青泥之敗單騎而跳呂梁之役匹馬無反彥之退舍資實蕩然魏武言還僵屍闕積齊人如渭皆如江浙之魚堅卒若林盡作淮淝之鬼其餘或焚舟而遁或棄輜重而奔或大敗而還者不可殫紀既軍敗于外國疲于內民愁盜起群雄乘之而社稷危矣是其急于成功乃所以底敗亡也向使南北之君能于服時息民休兵遵養時晦君幸優游將

士偃息元元雍熙咸遂其性莫不蓄銳以待發術恩而樂用而廟堂之謀靜觀遠照探敵人之情僞而慣識之必俟一旦釁隙洞開則赫然有作發將士素銳之氣啓臣民樂用之心與湯后之雲霓仗武王之旄鉞入關下高祖之令渡河布光武之恩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弔民何民不服顧海宇之功豈難濟哉是其緩于取敵乃所以速集大敵也故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不知與之爲取帝王之道出于萬全可不戒哉

唐高祖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山北五曰山南六曰隴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三縣六其後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踰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

唐宋疆域

唐興高祖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山北五曰山南六曰隴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三縣六其後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踰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

古今通纂卷之二十四
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景雲二年分天下郡縣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既而以其權重不便罷之開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簡察如漢刺史之職天寶盜起中國用兵而河西隴右不守陷于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復隴右乾符以後天下大亂至于唐亡然舉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

西過之是以考其地理之廣狹戶口之盈耗與其州縣之廢置而當日之盛衰治亂興亡可以見矣蓋自古治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守也嗚呼盛極必衰雖日勢使之然而殆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唐室旣衰五季迭興五十餘年更易八姓寓縣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禪初有州百一十一建隆四年取荆南平湖南乾德三年平蜀開寶四年平廣南八年平江南至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十六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陳洪

進獻地錢俶入朝十四年平太原十五年李繼捧來朝至是天下旣一疆理幾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方氏者唯燕雲十六州而已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天聖析爲十八元豐又析爲二十曰京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永興秦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江南東西曰荆湖南北曰城都梓利夔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東南際海西盡巴夔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三十里崇寧四年復置京畿路大觀元年別置黔南路三年并

黔南入廣西以廣西黔南爲名四年仍舊爲廣南西路當是時天下有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而戶口皆有所不及迨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雲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謂極盛矣大抵宋有天下三百餘年繇建隆初訖治平末一百四年州郡沿革無大增損熙寧始務闢土而种諤先取緩州韓絳繼取銀州王

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謝景溫取徽誠熊本取南平
郭逵取廣源最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米脂淳
圖安疆等砦雖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地與遼人當
時王安石議蓋曰吾將取之寧始與之也迨元祐更
張葭蘆等四砦給賜夏人而分畫久不能定紹聖遂
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秋八月訖
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置州一軍二關三城九砦
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邈州寧塞龍支等建中靖國
悉還吐蕃故壤稍紓民力崇寧亟變前議專以紹述

爲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湟鄯郭三州二十餘
壘陶節夫鍾傳邢恕胡宗回曾孝序之徒又相與鑿
空駕虛馳騫于元符封域之表訖于重和旣立靖夏
制羗三城雖夏人浸衰而民力亦弊西事甫定北釁
旋起蓋自崇寧來益梓夔黔廣西荆湖南北迭相視
効斥大土宇靡有寧歲凡所建州軍關城砦堡紛然
莫可勝紀厥後建燕山雲中兩路粗閱三歲禍變旋
作中原板蕩故府淪沒職方所記漫不可考高宗倉
皇渡江駐驛吳會中原陝右盡入于金東畫長淮西

割商秦之半以散關爲界其所存者兩浙兩淮東西
湖南北屬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已有戶一千三百
六十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建國江左又百五十年傳
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則天下國家之重端有在
于得人也江淮閩廣之地其來尚矣自黃帝南巡而
登湘山夏禹東巡而登會稽高陽正朔所際南暨交
趾是東南之域振古而通中國也然而文身駛舌去
京華甚遠承太古巢穴之餘未陶王化二代已前邈
爲蠻區賢人君子不產其邦帝王公侯未始建國中

原視爲遐陬不之齒也逮夫秦伯奔荆蠻而吳人化
其德文王之興化行江漢而召公之教明于南東東
南之民浸沐休風聲教旣被君子出焉繇是季札歷
聘諸華而先王禮樂達于海隅陳良北學中國而周
孔之道遍于南國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而
荆楚以闢勾踐種蠡焦勞辛苦牧養其民而楊越以
庶子胥之治吳楚厚倉廩峙兵庫剗城郭設守備而
江浙之間浸有疆理矣薦敖之相楚商農士賈各肄
其業德刑政事不易其常而湘漢之間滋然繁盛矣

古今通纂 卷二十四
加之兩漢而下循吏接踵馬援修駱越之律張霸興
吳會之學王景導淮西以牛耕韋宙教江西以陶瓦
許荆以人倫之教新桂嶺之治任廷錫光以諸華之
風移嶺表之俗而東南之邦浸爲禮義矣而又漢魏
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于西北衣冠轉而南渡故西
北益耗而東南益盛施于隋唐宋朝風教滋美端與
中原無異而民物豐夥又復過之故知今之東南非
昔東南昔之東南不能當宋一路而今之東南乃過
于昔之中原又豈可一槩論哉方西漢元始五年歲

在乙丑東南縣戶僅當天下一後一百三十有
九年當東漢建康九年歲在甲申東南縣戶乃當天
下之十一後一百三十有六年當西晉太康元年歲
在庚子東南縣戶乃過天下十之三又後四百有六
十年當李唐開元二十八年歲在庚辰東南縣戶乃
當天下一十之四又後三百五十年當宋元豐末東南
縣戶乃過天下十之五觀其縣邑之增民戶之庶既
若此其甚而又財貨如山利源百出以今擬古邈焉
殊絕蓋自開闢以來東南財用之饒見諸載史者莫

盛于唐而宋朝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以實關中不贏二百萬石而宋朝運漕大增歲至六百餘萬石唐朝出銅鐵銀錫之冶凡六州而五在江浙歲銅錢多止十數萬緡而宋朝鼓鑄大增歲至百餘萬緡唐朝鹽利初不過歲四十萬緡至劉晏幹盡其利嘗增至六百萬緡蓋不常有而宋朝鹽利大增多至歲二千萬緡而海鹽之利居多茶利興自唐季正元中始定之額得四十萬緡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倍正元之額而宋茶利大增歲至二百二十五

萬餘緡而皆東南此皆熙豐以前國家常賦之歲額也其後亦有增加至于今則又不然矣嗚呼漢魏以還皇天眷佑東南密爲覆護俾斯民日以富庶迄于宋朝物大豐美方之西漢盛時縣邑之增幾至三倍民戶之增幾至十倍財貨之增則數十百倍以至庠序之藹興人才之挺出與夫典禮之修習俗之美則又與古斬焉不侔然自魏晉而下西北之地浸沒于羌狄至于宋朝而有虞十二州之地幾失其三大抵東南衣冠之地皆徃古之蠻夷而西北左衽之鄉盡

先王之都邑是以有志之士深切嘆恨不能復先王之都邑。往往指燕雲河湟爲重。指江湖川廣爲輕。而不知地無常利。天運實衡其盛衰。苟天之所棄。何有于華夏天之所祐。何有于蠻荒如海表蟠木之地。高陽之疆理也。而唐虞棄之。無害其爲蕩蕩巍巍之功。遼東營州之地。唐虞之疆理也。而隋唐棄之。無害其爲開皇正觀之隆。燕雲河湟之地。隋唐之疆理也。而宋朝棄之。無害其爲聖聖承承百七十年之烈。然則先王之地。固有不必要矣。如陝右山南之地。夏商以

前蠻夷之域也。而姬周資之以興王業。劍南嶺表之地。姬周以前蠻夷之域也。而秦漢闢之。資以富疆。海隅七閩之地。秦漢以前蠻夷之域也。而隋唐理之。遂隆美化。然則蠻荒之地。固有不必要矣。蓋三代以前。天運王于西北。而廢棄東南。故戎狄折北。不支。而蠻夷得以微倖。當時帝王有作。則利于西北。而不利于東南。高陽疆蟠木而宅龍城。黃帝逐獯虜而邑涿鹿。高宗單伐于鬼方。文王遠城于朔野。莫不集厥殊勳。訖無後患。至虞舜南巡。則終于蒼梧。夏禹東巡。則歿

于會稽有苗之征既以逆命昭王南巡亦復不反大抵經畧東南未嘗有所濟也逮秦漢而下天眷佑于東南而西北代以陵替故蠻夷折北不支而戎狄得以徼倖當時帝王有作則不利于西北而利于東南是以秦漢開萬里之封而川廣悉爲郡縣隋唐闡海隅之化而閩浙盡爲衣冠蠢爾蠻荒於變中華當時既赫厥靈後世亦蒙其利至于晉招五部則變生劉石唐開四鎮則禍極吐蕃漢將屯田于葱嶺重困華人唐宗列郡于陰山終爲異域大抵開羗狄爲郡縣

者未嘗有所濟也是豈非天運回旋故至此耶雖然荆楚剽弱王翦渡江高濟荒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西者皆能以併南北也赫連崛強魏武克朔方孫皓淫虐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興江南皆能奮自孤微赫然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以興也商受暴虐黃河無固胡亥愚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長江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

也。項王殘忍，石季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與東南，石奮西北，其亡一也。蕭衍符堅，皆一時令主，乘時奮功，然有雄志而無雄才。一則強霸于南，夏一則制勝于北，朝其敗一也。故知南北東西，皆無地利與亡之數，舉在人謀，尚何妄分優劣之有。識者或謂南北之風，渾東南之俗，偷西北之人，直東南之民，詐西北之士，沃東南之地，瘠西北之士，勁東南之兵，躡此形勢之所以異也。是不然，彼各有所短長，固不可一槩論也。夫西北之風，渾其失也；悍東南之俗，偷

其得也。和渾厚，可與奮功；悍突則難與圖治。和易則易與樂成，偷墮則難與慮始。故繇古以來，南北分爭，則西北以強勝而多失之，亂東南以治隆而多失之。弱此則風俗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人，直其失也；狠而後雜以羗狄之人，驕暴者也。東南之人，詐其得也；易而又邊以蠻僚之人，庸愚者也。直則不可以屈犯，驕則不可以禮加，狠暴之人，尤不可以德化。是知西北之人，難治也；雖愚，可以誠推，雖詐，可以利夸。和易之人，易以德懷，故知東南之人，易治也。故繇古以來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四
西北之政多以嚴致平江南之政多以寬爲治此則
人民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地沃便種植而宜蠶桑
東南之地磽瘠多田疇而利耕布故繇古以來西北
之人裕于賄而患于飢東南之人苦于貧而足于食
善治西北則足以富國善治東南則足以餘糧若九
有同軌南北一家則儲糧常仰于東南貨常資于
西北則食貨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兵沉勁其失也
抵肆東南之兵蹶亂其得也剽銳故西北之兵便于
持久東南之兵利于速戰嘗考曹公用兵常以堅守

在強敵及征孫權驟來亟戰遂大敗于赤壁此則西
北之兵便于持久而不利乎速戰也項王持孤軍轉
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于垓下此則東南
之兵利于亟戰而不便于持久也深淵高田戰不獲
騁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淮之士出入如飛而李密
之衆墮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幼度亟戰
而敗苻堅則以各能用其便利故耳張良賈充鄭柔
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北人制勝務以守成不
戰之功者蓋畏其鋒而莫敢爭也繇是以論則天運

之所加人事之所修皆可以爲帝王之居仰觀俯察
則西北不得不重于古東南不得不重于今能深究
天人否泰之理則天下大勢默可知矣

論曰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之
地又天地所以蔽長江也昔立國于南則守江
以爲家戶備淮以爲藩籬是故輕重之權不在
江而在淮知有江而不知有淮是未知有重險
者也夫江東西東極于海上流江陵歸峽則襄
陽隨郢爲之藩蔽中流武昌九江則舒蘄光黃

爲之藩蔽下流建康京口則真陽楚泗廬壽爲
之藩蔽昔三國時吳不得淮南至晉太康兵出
廣陵壽春而吳亡東晉經劉石符姚之亂長淮
以南一彼一此而合肥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
守至陳宣帝始盡失淮南之地其後賀若弼等
自陽廬渡采石京口而陳亡南唐罷把淺之師
壽春失守而江北之地遂入于周此淮南之得
失繫江左之安危也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
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

廬曆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重于潯陽。而舒蘄者潯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重于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愚觀三國六朝之間。爭戡攻守。嘗從事于此矣。恨其未知所以用之也。吳氏自孫策駐足江東。而于淮之地。則又有廬江之守。故魏氏雖竊取中土。而不能以得吳。世率以爲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圖進取。此吳氏之失也。劉宋自劉裕立國于建鄴。而于淮之地。則有

盱眙之蔽。故元魏雖有虎視之意。而終不能以窺宋。世率以爲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爭中原。此劉宋之失也。蕭梁自武帝立國于江左。雖與元魏交爭于兩淮之間。互有勝負。而鐘離之守。元英退縮。歛衽而不敢爭。世之議者。又以爲淮右之勢。誠足以禦敵人之衝也。而不知用淮以爲恢拓之計。則其所失。殆與孫吳劉氏等耳。愚考之孫權踵孫策之遺緒。而無爭衝攻取之才。觀孫策晚歲咐囑之語。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一
止以自保之能許之。而魯肅帷幄之謀亦止于
保守江東之計。故廬江之地。呂蒙雖守之。而合
淝之後。一爲張遼所敗。遂終身不敢以窺魏。此
長淮之地。在吳而吳不能用也。宋文帝紹劉裕
之遺業。雖有爭戰之意。而無規恢之大志。觀王
玄謨之徒。率師進取。以經畧中原而止。欲圖河
洛之地。劉興祖經取河北之策。則置而不論。故
臧質盱眙之守。僅免敗缺。竟未足多。而元嘉之
政。從是不振。卒不能挫元魏虎狼之勢。此長淮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一
之地。雖在劉宋。而劉宋不能用也。蕭梁自武帝
創有基業。初年英武。似亦可嘉。然自其既有天
下之後。志氣凋落。無復囊括宇宙之志。雖席鍾
離天際之勢。而畧不能用。險以挫北虜之鋒。元
澄之圍鍾離。雖以失利而自退。元英之圍鍾離。
雖以韋叡之救而自解。不過僅僅自守耳。此長
淮之地。在梁而梁不能用也。是故自襄陽而抵
樊城。自舟陽而抵廣陵。自廣陵而抵淮陰。自淮
陰而抵盱眙。此全淮之右臂也。自采石而抵曆

陽○自○歷○陽○而○抵○鍾○離○自○鍾○離○而○抵○蘄○春○此○全○淮○
之○左○臂○也○自○武○昌○齊○安○而○達○信○陽○自○江○陵○而○至○
襄○陽○此○漢○沔○之○關○梁○也○故○淮○陰○盱○眙○之○城○固○則○
自○淮○而○東○可○以○無○患○鍾○離○之○城○固○則○自○淮○以○西○
可○以○獲○全○至○于○信○陽○樊○城○之○壘○全○則○漢○沔○以○南○
無○敵○虞○矣○雖○然○豈○特○自○固○而○已○哉○王○義○之○與○商○
浩○書○曰○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守○長○江○義○
之○勸○浩○因○長○江○以○固○大○業○此○言○是○也○至○謂○拾○淮○
而○守○江○豈○不○繆○哉○且○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荆○

陽○引○輔○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人○皆○知○其○爲○
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于○江○陵○東○通○吳○會○西○
運○巴○屬○南○極○湖○襄○北○控○關○洛○人○皆○知○其○爲○荆○湖○
之○險○也○自○涪○陵○而○極○于○成○都○土○地○險○塞○沃○野○千○
里○控○渝○扼○瀘○聯○接○關○隴○人○皆○知○其○爲○巴○蜀○之○險○
也○然○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所○以○爲○守○淮○之○計○
則○非○知○江○之○險○者○也○徒○知○有○荆○湖○之○勢○而○不○知○
所○以○爲○襄○漢○之○計○則○非○知○荆○湖○之○險○者○也○徒○知○
有○巴○蜀○之○勢○而○不○知○所○以○爲○漢○中○之○備○則○非○知○

古今通纂 卷二十四
巴蜀之險者也。蓋長淮所以爲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爲荆湖之唇齒。漢中又所以爲巴蜀之門戶。陳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南唐罷把淺之師而啓周師之釁。蓋棄淮而守江則江左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符秦會師沔北而朱序必欲以嚴城中之守。蓋棄襄陽而守荆湖必不能以自固矣。曹操旣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志。姜維退保漢樂二城。故鍾會如履無人之墟。蓋棄漢

中則巴蜀必不能自存矣。惟守江以爲家戶。備淮以爲藩籬。則長江之險可得而保也。以荆湖爲重鎮。以襄陽爲唇齒。則荆湖之險可得而固也。以巴蜀爲要害。以漢中爲門戶。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也。晉人能守合肥壽陽以爲重地。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圖晉。陶侃使元宣以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沔以取荆蜀。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踰南鄭以謀蜀。合歷代之得失而並觀之。則荆襄江淮蜀漢之相爲用其效可

觀矣。昔祖逖自淮陰進兵以復河南，到彥之自淮入泗以平司兗，則在淮之形勢爲可用也。元溫自江陵以趨霸上，柳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則在荆襄之形勢爲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爲可用也。嘗聞吳紀涉之言曰：自西陵至都五千七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夫荆湖之地爲

州者十，而其鎮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爲州者八，而其鎮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爲州者十，而其鎮則九江是也。凡畫野分土，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衿。今所謂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矣。何以明之？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故諸葛亮以謂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故庾翼以謂襄陽西接益

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
土沃田良水路通流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
趙退可以保據上流故也沅湖衆水合洞庭之
波而輸之于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故吳常都于
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府者此也豫
章江西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滙于湓口則
九江爲之都會晉人以謂潯陽北撫群蠻西運
荆郢亦藩任之要者此也今守江陵則可以開
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控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

以蔽全吳夫漢吳楚併而爲一則東海之守亦
固矣若乃自蜀江東下黃河注而天下之太勢
分爲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
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夫江南所恃以
固者長江也而四川之地據長江上遊而下臨
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爲固
者黃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黃河上遊而下臨趙
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州常制南
北之命而况江南之地以淮漢爲喉襟以荆襄

古今通纂 卷二十四
為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湘漢鴻溝千里無
再舍不接畛設令北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湘
漢之郊為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于江浙之
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冀馬秦鋒馳于
吳會之交矣河北之地以汴洛為喉襟以并汾
為肘腋而秦中之地乃與汾洛交接百城逶迤
鋒相望也假令南人兼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皆
為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于河漳之間萬有
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越戡吳兵騁于趙代之

郊矣。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正此之謂也。蓋自
春秋戰國以來至于宋朝之興垂千有七百年
而南北交爭餘九百載而北人能并南者有四
大率皆先得四川秦惠王并蜀而始皇因以滅
楚晉文帝併蜀而武帝因以滅吳周文帝併蜀
而隋文帝因以滅陳及宋之興亦乾德併蜀而
開寶中遂平江南然則四川克固江南可奠枕
也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得志于中
原矣然而終不能加功者以其不知先取關中

故也。唯宋武常克長安，旋卽失之，故亦不能渡河。徒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沿河抵關，縱橫數十城，皆爲戢守之地，而所向遇敵，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河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假使南人兼有關中而善用之，則河南數千里之地，縱在敵人，徒爲戰場，無險可恃，一戰而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于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也。

而東晉南朝交爭三百年間，君臣將士日夜圖回，雖銳意收復中原，而不知陝西之利，故轉戰河南，以徼河朔之功，而勝負叛服如代，碁終無益也。然則自古南北交爭，而南人終不能併者，豈惟力之不迨，固亦謀之不臧也。夫然後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戢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戢在巴蜀；彼河南江北之間，特舟車往來之地耳，非成功制勝之所也。故曰：天下大勢分爲南北，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雖然，春秋

以還議者紛紛莫不以名城要害之爲尚謂天下國家藩籬舉在于此而不知險非人不守人無險可固險在于人而不在于城也何則睢陽之城自春秋有之歷秦漢魏晉暨于南北朝其間中原變故多矣初未聞爲要害之地及安祿山反陷沒兩京威焰赫然而張巡許遠提孤旅扼危城困十萬之衆于一埤之下俾江淮克全中興實賴以濟則所謂要害者果在于睢陽乎抑亦有賴于巡遠也泛觀前史所謂要害太半

得人則重失人則輕蕞爾危城屹爲重鎮者無世無之如盱眙玉壁鍾離宛丘諸城自秦漢以還皆蔑然無聞及魏太武南渡長驅江淮江北塵潰南朝大振而臧質乃固守盱眙西魏之初齊神武掃國西下氣吞關陝而韋孝寬乃固守玉壁蕭梁之初元英提山東數十萬衆乘勝而南江淮震駭而義之乃以三千兵固守鍾離李唐之季黃巢訐亂剽擊萬里宇內瓦裂而趙犍乃固守宛丘皆能挫銳摧敵收不世之功則

四城之要害爲如何以至隗鄙保冀李憲阻舒
吳守須濡塢魏爭滑臺城吳大義竊咸陽王成
德僭真定或攻之連年不下或討之再世不賓
或環天下兵束之而無功或數十百年爭之而
不已自當時觀之宜若險夷鞏固之甚真所謂
名城要害者而前此者未有聞也後此者不復
有聞也故知地利無常惟人所制吾險不足恃
敵險不足畏苟得其人函關雖大拳泥可封也
苟失其人黃河雖廣一葦可航也故善設險者

擇良將善守城者固民心

國朝疆域

明興我太祖高皇帝起淮甸取金陵東南負海
 直星紀之首以宅都於是汎掃寰宇盡復五帝三王
 盛漢全唐所自有之舊東盡遼左西至嘉峪南覆海
 表北抵沙漠而文皇帝始建藩于燕已入正大
 統于是東北負海當析木之精嚮明而建今京師
 而留都亦宿府部寺百司其中分天下為十有三
 省大都數十百里若數百里而縣數百里若干里而
 州而郡星列碁置屬于省司以達于天子而衛所

視形便錯置于其中疆理會同延袤于四海縱一萬九百里衡一萬一千七百里而北不盡朔方東不盡玄菟樂浪南不盡南交 洪武三年 上令儒士魏俊民等編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書書成名大明志六年令天下府州縣繪山川險易爲圖以上十六年 詔天下都司上衛所城池關津亭候倉庫水陸道路及山川圖以來二十七年修寰宇通衢書主驛途道里之故 上嘗覽輿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

衆則撫摩難徧此正所當戒慎昔紂以天下亡湯以七十里興所係惟德豈在地之大小 景泰中詔修寰宇通志閣學士循爲總裁欲準宋祝穆方輿勝覽爲書葉侍郎盛曰此趙宋偏安之書直爲四六設庸踵之何爲必欲紀昭代一統之盛宜取其關軍國資勸戒于治紀可列者爲主而城池人民戶口之數要咸具庶其益乎循不聽姍笑之曰此豈造黃冊所耶葉議遂格書成名 大明一統志而文莊意終遠矣嘉靖初 天子方思勵精中興宣光之烈而大學士

古今通纂 卷二十四
尊欲佐 上知輿圖廣輪之盛若諸所爲撫御安攘
之畧也乃述輿地圖各爲叙紀于首以獻而四方扼
塞政俗善敗之故甚具 上温旨報命圖畱中覽焉
後羅文恭洪先準元人朱思本輿地圖計里畫方之
法廣圖爲數十縱橫長短遠近差次有形實可據歷
十數寒暑而後成而胡莊肅公松官浙轄時增表所
遺諸凡唐虞以下大都會若春秋而降會盟征伐之
所與其名山川巖險悉爲標列益稱精密嗣 隆慶
元年楊冢宰博疏陳天下郡邑衝僻繁簡之差每省

總括其梗槩以爲陞除高下之等第尤爲詳覈蓋四
海九州燦然如指掌矣今試舉各省而觀之北直隸
古幽冀州地漢上谷漁陽 京師卽金元舊都也負
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穀馬果蔬之利而轉東南之
粟賦百官實邊天險地利甲乙于關中汴洛江左不
及也真定北至於永平昔爲內郡乃今居庸紫荊山
海喜峰古北黃花鎮並稱險阨故薊州保定重兵屯
馬廣平順德大名實山東西要膂四方水陸畢會于
臨清轉漕 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

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達兵塢處降胡其中性廣難
 馴東安霸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奸宄伏匿頗基腹
 心之患迤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而奸人竄
 其中有司病之若乃田野不闢而賦徭日繁禁場莊
 田中貴戚畹之家星羅碁布而膏腴坐并驛傳不節
 水陸騷驛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潦
 患尤烈焉南直隸古揚州地南六代都也高祖
 創基實首造焉江限南北為古今天險故守禦舟師
 為最急江北則徐穎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徐邳

俗悍業鹽多鹽徒而淮安建兵府稱雄鎮守以文武
 重臣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
 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為江表門戶沿海設戍以備倭
 而崇明常熟之民肆椎剽作弗靖與江洋出沒故今
 江防海備其重一也廬州民習游惰率女子耕耰地
 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墻留守之費故易以
 告饑蘇松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之間濁河泛濫
 淪于魚鱉轉餉既艱民凋瘵甚矣徽州多山少田民
 吝嗇健訟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潯軍民

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楊衝而俗侈。鎮江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沒。土田歲易。處云大都根本。重地。賦重役繁。汰冗兵。省冗官。修皇祖時宿衛。散處江北屯田之令。減裏河中使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賦少而足。邦其永孚于休。山東古青州。濟南齊臨淄地。今界兩都之間。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水道。畢會于德州。自海運廢。遂以其西境爲餽運通衢。南盡邳徐。北沂天津。歲被于河患。諸築塞。疏濬舟車。牽挽之役。勤勞無休期。而兗州水

潦爲虐。疾苦滋甚矣。矧京儲邊餉外。王祿是供。六郡徵輸。斯爲急。青濟依山多鑛。賊公私益。交病之。而武定爲燕薊門廷。若遼陽自爲區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土。設衛以來。生齒稍稀。惟遷徙謫戍之人。歸焉登萊。僻在膠東。三面距海。利在魚鹽蠶績。農田亦足自贍。爲海東保障。然本海運故道。聞諸往蹟。則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蓋嘗治閘以達安東。則避開洋之險。宜亦有可講者。山西古并冀州地。省治太原。古晉陽。并爲唐南京。背臨朔易表。裏河山。有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四
俯挹中州之勢焉人稠地狹俗尚勤儉果毅任氣忻
代以北虜數內侵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宣府互
為聲援鴈門偏頭寧武並置關設戍雖烽火之警言不
殊而套賊為急且保德河曲之間與虜僅隔一河稍
或撤備則門庭皆勅敵若蔚州之鑛徒臨晉之屯卒
潞城之逋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不足屯結
也然邊餉既廣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
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瘁為甚乃邊卒叫呶
待哺動輒反側至賊帥臣為謹則積漸使然非亟圖

不可矣陝西古雍州為周王畿山河四塞神臯奧區
形勝甲于天下秦漢盛唐都焉然平涼固原一帶豐
草平野畜牧蕃滋而外乏屏蔽頃年胡騎頗已侵入
鞏鳳延慶間原野蕭條矣而士馬精勁終稱雄劇焉
寧夏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別為一區水穀自足虜
難馳驟故為備差易然自移鎮榆林而來河套盡為
虜有烽火達內郡矣其涼以西左番右達處勢孤危
而土魯番洮岷西寧錯入于番族要在撫輯鳳沔故
多回種而無賴亡命多逃萃其中西安會府生理殷

繁塞餉藩祿十居七八閭閻疾苦與他郡畧相當若
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之保障全陝稱重地而所在
罄力以供邊奉宗室平涼尤甚閭閻愁苦焉河南
周東都古豫州地也閩閩中夏四方輻輳蓋彰德以
控河北嵩洛以蔽山南南陽汝寧直走襄黃而開封
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沂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
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陝然分建宗親班祿無
藝今歲賦幾百萬民勞甚矣歸雖陳州一帶地兼數
省統轄非一奸人常藉以守難勦捕則潰逸四出禍

延他境彰德道趙魏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歛迹而
牽制之患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互民物
茂實則汝寧爲優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強弓利弩出
乎其間則河洛爲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
宣化加意拊循則寇盜劫奪之禍歲不免矣浙江古
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湖與江淮相表裏
嚴衢以徽饒爲邪郭左信郡右閩關大海東蟠繞淮
揚之境而杭州其都會也杭山水秀麗人慧俗奢衣
被可觀而薪米是急嘉湖與江東相表裏兩稅重困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四
貧者流徙富者并兼海鹽之塘利害通于蘇松歲築
歲傾勞費已甚安吉長興以西本山越巢穴界在廣
德上無兼轄之司訟訐繁興頗號難治錯入笠澤之
間鹽徒出沒剽掠村墟不治將有隱憂嚴衢金華負
山引泉生理爲優處州之民依山盜鑛動至數千持
之則激緩復弛縱慶元松溪之交歲被侵暴温台並
海而南風帆之駛信宿汀漳估客便之然不能不虞
他寇也若倭夷奉珍入貢直指寧波突至倏來黠詐
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乎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

閩粵之交險阻旣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
南昌其都會也俗雜五方以保境和民爲上九江獨
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湖不可
無備豫南贛之間汀漳雄韶諸山谿會焉連州跨境
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爲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
臨之袁州地逼長沙逋民客戶喜獄好爭頗難譏察
而南昌建昌饒州 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吉瑞
信撫諸郡殆有加焉吉安山水雄秀忠賢輩出甲于
諸郡大都江西之民樸質儉苦有憂勤之思 弘治

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務穡事出營
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湖廣
古荊州地南匯江湖北擁元陸武昌其都會也襄鄧
古稱重鎮抗其首蘄黃下臨吳會控其尾江陵殷沃
南嶽効靈洞庭鍾秀亦足以雉視諸州矣若鄖陽之
走商陝郴桂之跨閩粵辰沅之捍敵雲貴大江中貫
五溪外錯荆楚之扼塞備焉然襟帶江湖所至民罹
水患寇盜乘之穀土泥塗甚于禹貢宗藩賦祿廣
于周封而楚俗慆輕鮮思積聚土曠不耕四方流民

失業者赴焉故其民率此窳靡糶而難治過此則永
州保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谿洞諸蠻本以漢法羈
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強每以爭奪獲罪
輒假戰功自贖驕橫滋萌時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
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敵將貽異日之憂焉四川古
梁州地中長川沃野有山林竹木穀粟蔬果織作染
練之饒劔閣表雲棧之固瞿塘扼巴峽之流界以番
簇阻以蠻部山水襟束自相蕃籬坤維井絡斗絕諸
夏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以地饒而險阨備

也然奸宄內作○縣車束馬一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
以故松壘威茂○安綿叙夔各有憲臣重兵外戍而上
列○親藩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藩以孤城界在
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千里轉運輒爲番蠻所遮○斯
巴屬之隱禍也○烏撒芒部諸夷雖犬牙形格仰我鼻
息然內相黨結數啓兵釁且于叙瀘有唇齒之重要
在因俗撫綏携其私黨已焉○若碭門之臂視諸番播
州之富藏四海殆與蜀相爲盛衰建昌六衛僻處四
徼自爲奧區民夷安業矣○福建古閩越地海抱東南

山阻西北重關內阻羣溪交流福州其都會也○雖水
不復回入中國封壤促甚而溪山自足爲形勝矣○然
處人盜鑛流入政和壽寧之境○時爲患害古田福寧
一帶本竊魚鹽之利而山谷邃深逋寇憑之嘯聚然
不常出也○福興漳泉外過倭寇近通琉球爲溟渤要
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薦興則漳浦龍溪之民居多汀
漳重山峻谷人跡罕到獨與南贛聲勢聯絡設提督
鎮治其永春安溪沙尤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蓋簡
僻莫如邵武巖訟莫如漳州興泉文物地利甲于八

古今通考 卷二十四
郡昔稱土沃民稀耕稼自給海寇殘傷兵食爲急視
昔亦已遠矣廣東古百粵地五嶺之外爲樂土北負
雄連以臨荆吳東肩惠潮以制閩越內闢高廉以控
交桂外藩雷瓊以扼黎夷而形勝寓焉廣州其都會
也南雄萬山三水控帶羣蠻而督府兵餉九郡傳郵
盡仰諸權利惠州提封廣袤悍客曠徒勢難收戢潮
州沃野廣原昔稱阜裕往獨患輦戶斗老今內寇外
夷爲害尤棘然肇慶據上游當嶺西孔道瀧水地界
梧藤盜淵藪在焉高州海澳獠衝關地除兵耕守並

務可也廉州層山曲水爲海北要區雷州炎徼多平
地腴壤逋夫亡命責在人牧瓊州並海而五指腹心
之地反爲黎穴乃濱海島夷之國數十時時出沒志
在貿易非必盜邊顧民逐山海曠野番舶之利不勸
農田甚者椎剽海上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則良民困
于徵求教治不修大征數舉之過也且密邇蒼梧征
蠻幕府在焉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况地產珠池番物
駢集本民用所資而內使數來采辦民反病之故外
負富饒之名而內實貧困者廣東是也廣西古百粵

地東南接廣東風壤氣習特異山特起而峻水清而
 駛地利物產優贍自給桂林其都會也蒼梧地總百
 粵雄據南極為水陸之衝設文武大臣鎮焉府江左
 江右江貫絡諸郡綿地盡遠而苗夷附據為寇竊不
 但古田荔浦數縣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大藤峽跨黔
 鬱二江之間為諸蠻窟穴伺間出剽急乃投窟雖有
 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喉然不足制也若興安西延
 六峒與武岡州陽岡接壤徑據之為桂林北境患柳
 慶以西則八寨為盜區洛容懷遠每罹慘毒而賓州

其襟喉矣右江一帶惟岑氏最强思田殘破旋就平
 定因勢羈縻可謂上策南寧太平控遏兩江坐躡交
 趾桂筦保障其在是乎雲南古梁州裔境也崇岡截
 臬激澗縈紆金碧米鹽之產號稱精贍而雲南一都
 會也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並皆沃壤然元
 安路納交趾金騰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麗曲靖彈
 壓烏蠻王公設險于斯要矣而武酋大者元江武定
 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霑益並以兵力稱桀
 而滇境粗安則沐氏世有勞焉尋甸上下風土絕異

兵衛漸疎矣。故諸羅構釁相尋。而木邦孟密不聞悔禍。咎在撫綏失策。無制置可言也。其東境則曲靖之牂牁江達廣東西境。則北勝之金沙江達四川。其北境陸行關索嶺達貴陽。今獨走貴陽為孔道。稍置兵梗坐令隔絕東西二道。宜闢以待事。大都滇南城郭人民夷居十八。緩則蜂蟻屯聚。急則豕突鴟張。而萬里投宦類難得人。苟撫循溫煥。相與休息。固可坐而定也。貴州西南夷羅施國古鬼方。俗頗同滇南。而山箐峭深。水不停涵。土無貨殖。貧瘠已甚。官戎歲費命

之他省。加以兵荒匱乏。弗繼。况省城會區咫尺。夷土故泗城恣其狼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芒部盤踞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鎮筰西播夷峒之間。地雜東川。烏蒙諸部師旅繹騷。與湖廣四川同其災害。且水西普安凱里諸酋富甲他夷。地連肘腋。而爭疆職。乃其兵端然夷虜自相剪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國家力也。總而論之。天下大勢。譬人一身。京師元首也。而朝廷政令出焉。則心也。四方四體也。體載夫首。則外有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四
統而其勢尊心運夫體則內有主而其勢順居尊而
達順則重常在我重常在我然後天下不勞而治自
古帝王垂拱而天下宴如者凡以能制輕重之勢而
加意于本元之地也 國家肇基于南而定鼎于北
上應北辰以象天極南面而聽天下謹按輿圖以觀
其勢上門遼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
洛湘漢江淮之間腹心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
腋也交廣滇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心欲實
左右手腋欲強足無踈盭相承而奉元首以聽命于

心而心與元首則又精神所聚會以運用百體而營
衛灌注焉然後形勢充暢而外邪不好也 二祖開
基 列聖續緒逾二百年于茲 朝廷清明百官守
職萬姓安堵四夷嚮風可謂極治矣乃愚所私憂過
計不在形體而在精神也夫歲簡九邊之銳卒以戍
薊門徒罷于奔命而亡益然其始猶曰土兵未練也
今練之幾何歲而戍未盡撤是欲背之厚而不恤肩
寒也諉河渠于不可治而更求便道始猶曰海運可
復也今海舟報罷而河渠如故是不急咽喉之塞而

求他竅也。伊洛湘漢多曠土。江淮多游民。而洛人苦宗。藩淮人苦水潦。平居無事。常皇皇若不聊生。是枵腹旦夕也。齊魯南支河渠。秦晉北羗。閩蜀交廣。滇粵又西南萬里。而支寇彌山海。民無所號。頃雖蕩定。如窶人病起。休養無所資。又虞復病。是手足腋且倒懸也。如此以爲安。蓋俞扁不顧矣。聖王在御。賢公卿在列。豈以內寧而忘外憂。夫薊門教練。取之浙卒。漁陽突騎。故甲于天下。豈曰無兵。而南取浙。居則南兵倍其食。急則北兵當其鋒。南驕北怨。敗道也。頃虜

一小入。輒破軍。殺將。其效可睹矣。愚以爲不罷浙卒。則土兵不戍。土兵不戍。則九邊之戍未得息肩也。河故湍悍隄束。其流洲縮。其口豪俠貴勢。宅菰葦田沮洳。以當水道者。有司不敢問。以故數治數淤。數淤數決。往往坐此。迄無成功。頃疏草灣。報效矣。愚以爲不併力下流。則漕渠不通。則徐淮間未得安枕也。新政一務節約。帑庾不盈。水旱盜賊不加于往時。而遑遑不聊生者。舊逋雜征。而催科急也。天子幸哀憐小民。不待建白。一旦而下緩征之詔。民鼓舞若更生。

古今治平要略 卷二十四
矣諺曰東南熟天下足東南之粟轉穀贍天下而交
廣江淮創夷昏墊之民終歲不復嗚嗚待澤其他山
徼海孺君門萬里懸命于有司此尤當念愚以爲不
覈實有司則德意不宣德意不宣則窮阨遐壤之未
得被其澤也然此皆未論非本原至計夫順天八郡
于周爲燕趙諸國于唐爲成德盧龍魏博范陽等軍
當是時各阡陌其地什五其民無庸外助今其地與
民猶昔也而班捺止徐豫之軍漕輓籍江淮之粟旁
引百郡以爲助而猶不足乃欲開京東瀕海萑葦之

塲用浙人築隄捍水之法聽富民田其中合衆分地
計畝授官此元臣虞集之議也然洪武中蓋有開
荒田土永不起科之令矣其後荆棘未盡剪而有司
者輒履畝而稅之矣抑或田成業定而中貴外戚輒
請已業而豪奪之矣如此尚有應令者乎愚以爲今
卽不能如令第募民田以三年起輕科而信守之豈
惟京東將遼地無不可耕者且使粟價無踊游民有
歸萬世之利也又欲倣漢唐置三輔宋立四輔郡意
東永平西易州南臨青北宣府各宿重兵二萬而罷

直隸河南山東班軍此先臣丘濬之議顧安所得兵若募市人徒益餽餉緩急不可恃若籍民丁前代蓋有名寓于農而實編于官者矣既編于官後必勾補又或有調征移戍者矣是無辜坐謫也蓋洪武中太平諸郡數蠲田租海內不以爲私若曰此吾湯沐邑緩急共之愚以爲誠舉四輔赤子付之良有司俾悉心愛養勿撓以貴勢而又寬其徭賦時加惠焉稍以其間分曹角射課藝習兵民業既成皆安土樂生而載其上雖不設四輔隱然保障之固亦萬世之利

也○至若三營精銳國之威也○半雜老弱而敝裝羸馬四方逋逃民之賊也○羣萃淵藪而作奸犯科甚非所以重京師而示天下也○今歲時簡練團營精采故已改觀而市井游惰尚多竊匿蒐而逐之則傷覆載之仁保而容之則滋奸宄之黨愚以爲此二事者乃金吾巡徼戎臣開府一有司之事耳而國家之精神不與焉夫齊秦伯臣尚能保伍其民令無奸匿李光弼爲將而旌旗壁壘皆變是故精神誠通凡此類者皆不問而舉今朝廷下尺檄而中外諸吏恐懼

奔走此乃形體相攝屬而非精神所流貫故法嚴令具其輦轂之下且有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者又何以責四方是惟明目達聰開誠廣益時召公卿坐論治理間引郡縣親對便宜燭閭閻于衿帶運要荒于几席使上之情常通于下如星辰垂象而易知下之情常通于上如聲嚮乘虛而易達然後天下之勢聯合爲一身無復有壅闕者雖尺寸之膚癬疥之疾心所拊循手不待命而至首所嚮往足不煩諭而行此所謂不在形體而在精神者也

古今都會

若乃敦龐于天地之始○昭晰于犧農之世○用長黎元○未爭疆場而玉環楛矢○夷裘風駕南翬表貺東風入律○光乎上德○奚遠弗臻○然則星象麗天○山河紀地○端掖裁其弘敞○嶠函判其都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庖犧氏生于成紀而爲天子○都于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于曲阜○黃帝生于壽丘而都于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旣號建都于亳○帝堯始封于唐○旣卽帝位都于平

陽虞舜都于蒲坂夏禹受禪都于平陽或在安邑有商遷徙不一湯初都于亳至仲丁亳有河決之患乃遷于囂至河亶甲囂又有河決之害復遷于相祖乙之時相又河決自相而遷于耿耿又爲水所圯復自耿而徙于邢蓋頻爲河患遷至再四矣及盤庚嗣位欲復湯之舊業謀所以避河患而永計長久者而臣民族姓安土重遷相與怨咨帝乃作誥三篇諭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于是始南涉河遷于亳從湯所都改號曰殷而商道復興矣周自后稷以來公劉遷于

邠至古公亶父避狄難遷居岐下及文王爲西伯時聞崇德亂遂伐崇侯虎軍三旬而不降退修其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旣伐崇作豐邑因徙都焉武王伐商定都于鎬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旣又以洛爲天下之中四方朝貢道里均于是遷九鼎于洛邑有宅洛之志未遑也成王嗣立乃命周公召公營之旣成謂之東都以朝諸侯遂定鼎于郊鄩卜曰傳世三十歷年八百又卜瀍水東爲下都曰成周卽以處殷遺民者

也然時雖已宅洛而王以鎬京宗周常居之命周公
留治東都書曰命公後廸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
受文武受民亂爲四輔者是已蓋洛邑天下之至中
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于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
承天地冲和之氣宅土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
于鎬京定都以莊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
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後至幽王不道爲犬戎弑于
驪山下平王卽位因以豐鎬逼近戎狄不可居乃東
遷都于洛邑秦襄公以兵送之王遂封襄公爲諸侯

賜之岐豐之地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問之
禮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居岐雍之間而穆
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公侯侔矣是
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權征伐會盟威重于
諸侯及田常弑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
爭于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
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
長之說起矯稱蜂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
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

之後常雄諸侯傳至始皇遂有天下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併天下周室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于西羗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代殷秦之帝用雍州興蓋若天所助焉然則周之失計固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且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頃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

成王周公始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于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于乞假于生可也然終不可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粥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粥田宅之効也盤庚之

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爲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嗟夫使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故曰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漢興高帝五年西過洛陽議徙都焉齊人婁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理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四
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
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
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
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
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
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
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
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
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

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楹其亢拊其背
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楹天下
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
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洛陽洛陽東有成
皋西有殽龜背河向洛固以足恃上疑未決以問留
侯張良良曰雖洛陽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
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
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
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四
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于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光武中興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號爲東都而以前漢所都長安號曰西都後至獻帝時關東兵盛董卓欲遷都長安謂陳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率師討伐威之以武

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纍卵之危崢嶸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朱儁亦謂西遷恐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勢非計之長者已而卓死群盜競起劫帝西竄曹操因劫迎于武昌都于許遂移漢鼎晉初都于洛陽至永嘉南渡都于建康及成帝咸和四年蘇峻之難帝奔石頭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王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四
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覓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求之望實俱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繇是不復徙都而以補蕤爲丹陽尹蕤收集散亡京邑遂安後哀帝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畧中原以河南初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莫敢先諫孫綽上疏曰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

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自古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功竟無成唐初都于長安自安史之亂肅宗收復舊京復都焉至代宗之時以吐蕃侵寇欲定都東洛郭子儀聞之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

古今通纂 卷二十四
府右控隴蜀左扼嶓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濁渭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兵墟丘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剪滅奸雄底定區宇以至間者羯胡稱亂九服分崩然而先帝伏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惟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

然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使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陝服斯闕于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咸謂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又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既乏軍儲又鮮人力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纔數百

里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顧時邁順動迴鑾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及德宗奉天之變車駕至梁州是時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德宗欲西幸成都嚴震言于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

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舍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德宗乃止後朱朴擢國子博士上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僞皆極焉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爲之關南荆潭環屈而流屬于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四
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
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視其山川壯
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惟襄鄧實惟中原
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
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宋初因周漢之舊都
于汴梁開寶九年太祖幸洛陽南郊事畢遂欲畱都
焉群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還河南
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
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

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
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及仁宗景祐中范仲淹上論
建都之事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
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以備急難
帝以問宰相呂夷簡夷簡以此仲淹迂濶之論也及
慶曆二年契丹渝盟聚兵幽薊聲言入寇議者請從
仲淹之議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遠城洛陽無以示威
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
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旣下仲淹又言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四
此可張虛耳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連修京城。蓋天有九闔，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今當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爲失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

顧其失體也。若以修築城皇爲失體，不猶愈于播遷之禍哉？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大名府爲北京焉。以今觀之，太祖之開基神謀，雖非太宗所能及，而范公之深思遠慮，亦非呂夷簡所可班。太祖與范上智也，所見者難成而可保；久遠太宗與夷簡中人也，所見者易從而僅圖目前。大抵有天下國家者，德力險三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故漢力強矣，然猶以都洛爲未足；而駕入闕中，周德至矣，然猶

古今治平要略 卷二十四
以都關爲未足而定鼎卜洛宋至徽欽德力險舉無
矣焉攸賴哉蓋嘗觀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
之間而周秦以降繼宅兩京五季而下又都大梁何
帝居之不常也然考其所以定都改卜之意則有由
矣大抵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歸大梁便于戰三京
利害各有一偏故前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方其正
朔雖一而利勢不專藩侯綦布山河瓜分列國有唇
齒之依朝廷無指臂之順必也守戰並修軍民兩恤
俾其進足以制諸侯之變退足以保固宗社捨長安

莫利也故宗周西漢繼宅西土勢或然也嬴秦隋唐
踵卜長安仍以爲安也逮夫車書混一禮教興行舉
綱朝廷張目郡縣于是偃武修文輕徭薄賦俾斯民
均受其賜思所以新一王之制俾盛古之隆唯禮樂
教化是遑而不以兵革戰伐爲事則捨洛陽莫便也
故周成漢光定都成周誠得其宜也曹魏司馬晉踵
卜洛邑仍以爲安也光武而下唯元魏孝文僅留意
于稽古禮文之事故遠拔乎戎中宅洛邑粲然新一
王之政遠俾盛古亦遷都改卜有以相之若乃版圖

古今通纂 卷二十四
未一侵伐鼎未夷狄外訌邊遇僭竊必也德刑兼修
戰守兩備宿重兵于京師強幹弱枝以鎮服夷夏而
指蹤英雄以赴其功則捨大梁莫便也朱梁而下以
迄于宋仍都大梁亦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
膏腴惰農險阻逸德知禦侮于海隅而忽艱虞于京
輦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犬戎
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狄不
能犯函谷而王莽實篡漢燕晉不能隳符秦而姚萇
實并堅以至輔民謀而新莽燼涇師統而德宗跳豈

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歟德化有時替而君不常明
紀綱有時紊而政不常舉敵受八面而險不數舍一
方矯虔九重震動此則洛邑之不利也在董卓奮而
東漢亡耳朱聘而北朝亂偏師犯閔如履門闌以至
典午失馭藩侯弄兵往來如織王城不啻傳舍豈非
洛陽失守戰之備也歟燕安起于無虞弊蠹生于悠
久故載戢載橐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惇憊
兵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強威而不足以禦一
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于外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四
也宋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歸大梁便于戰又在人之所便利如何固未可恃其所便而遽卽于安也雖然王京之制各有輔車屏蔽之地又不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陝西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繇古以來洛京之禍常起于并汾汴都之變常起于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爲頻駭良繇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則大

梁未易宅唇亡齒寒者此之謂矣繇是以論則三京利害各有攸歸不可一槩求也然以王道純之是不無優劣焉從古議者紛紛莫不以長安爲優不知長安之地四塞則雖固而包履裁一心之境八州之民皆吾赤子而乃塹潼峽以自固是何示天下以私也豈天子守在四夷而王者以天下爲家之義哉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均調而齊一之也故王者之作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俾其貢賦于是而易輸寃抑于是而易訢朝覲會同于是而易期赴調上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四
計于是而易達故布德行仁則易以均被發號施令則易以敷暢皆所以均惠斯民也若夫洛邑之地當天下之中大梁坐水陸之衝其所以惠利斯民孰便于此傳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洛邑之謂也又曰三十輻共一轂大梁之謂也然則欲求一室萬世之都所以爲國家生民無窮之計三都之中邛洛其庶幾矣迨至靖康之變二帝北狩高宗倉皇南渡靡所底止李綱上言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故豈特仁德以結萬邦之心繇以中

制外據天下之利方今多難之際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起之處中原捶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爲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今當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之具儲峙換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鑿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間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夷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其利有三籍巡幸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四
名國備不失于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奸雄無所覬覦三也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以係中原之心或謂當遂幸建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爲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四郊畿邑之民又安益治守禦之具爲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

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勅曉諭軍民及以修謁陵寢爲名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紓一時之患策無出于此者高宗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有感泣旣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網復上言曰夫陝者中國勁兵促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京東西者中國之腹心也江淮荆湖閩浙川廣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鄰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竄于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

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于賊首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屯兵聚糧議攻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蜂起殺害官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爲害自江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安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破如必以幸建康爲安竊

以爲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于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濱其閑適比于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亡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竊以爲不思之甚矣爲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爲李孝宗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爲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四
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
土寬城可屯重兵民風號爲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
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詔
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
應副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蹂陳
蔡唐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
不忍棄中原也河北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
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
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

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機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
行也其第二劄曰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
英雄角逐或爲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
人力而莫肯先屈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
先退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
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臯間相持累年
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旣割鴻溝羽引而東
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弱糧
乏不肯解去旣焚紹輜重引而歸遂喪河北繇此觀

之與勅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大集旌旗千里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謂統軍撻覽者虜主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餘年繇此觀之爲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爲勁敵其實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強盛豈能過項籍袁紹

其敢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震怖委棄中原而自竄于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索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圖我城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爲之不通盜賊蜂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加訓練以待親征睿謀壯矣既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稗草土氣多熱非西北之馬

古今通纂 卷二十四
所便往年方臘起于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
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繇此觀之欲聚北之
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爲今冬
駐蹕之計賴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
兵民戴宋之心猶堅借使賊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
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帝乃許幸南陽以范
致虛知鄧州修葺城池已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陽
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紛紛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
之存亡于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蓋久之綱退位

而國議曰主于和遂卒幸臨安而建都焉孝宗卽位
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康以圖進取而大臣幸
安計未決王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
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于休息建康
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
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于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
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皇遵養時晦不得
已與平乃駐臨安所以爲休息計也三十年來闕者
全壞者修弊者整廢者復較以曩昔倍萬不侔主上

古今通纂 卷二十四
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爲不足居也
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
所恃謀國之要必負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劍閣
魏有成臯趙有井涇燕有飛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
恃以爲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
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
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爲本湖山回
環孰與乎龍蟠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
險今議者徒習越吳之僻固不如知秣陵之通達是

猶富人之財不布于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
半夜之或失也倘六龍順動中原在跬步間况一建
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于足下患不爲耳時陳
亮獻中興策亦曰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
一隅以一隙之地本不足以萬乘之鎮壓且五十年
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
利歲耗于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
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
而八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

古今通纂 卷二十四
異矣足以稱雄于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
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
爭中原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
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
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于南陽又二百餘年
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繇此起輔先王今雖南
北分畫交據往往置于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
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
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

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湖北控
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
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
氣則可以爭衡于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
誠慨然移居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
從簡畧又作行宮于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
江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沉鷲有謀
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
摩振勵于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時不能用

惜哉且夫建邦設都皆馮險阻山川者天之險阻也
城池者人之險阻也城池必依山川爲固大河自天
地之西而極天地之東大江自中國之中而極中國
之東天地所以設險之大者莫如大河其次莫如大
江故中原依大河以爲固吳越依大江以爲固中原
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開闢以
來皆河南建都雖黃帝之都堯舜禹之都于今皆爲
河北昔爲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今平州
也所以幽冀之邦冀都之地皆河南周定王五年以

後河道湮塞漸移南流至漢元光三年徙從頓州入
渤海今濱滄間是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與
洛陽或逾河而居鄴者非長久計也漢晉以來江南
之都惟有建業或據上流而居江陵武昌者亦非長
久計也是故定都之君與議都之臣惟以此三都爲
最此三都者皆以江河之險阻爲可恃也舍此則唐
末博士朱朴遷都疏云去已衰之衰就未王之王有
取于襄鄧之間是或一道若正信在德不在險如宋
都汴梁一無足恃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獨不可

信乎國朝。太祖初下采石處士陶安見說。上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阻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上悅明年取金陵周覽城郭謂徐達等曰金陵險固古所謂長江天塹真形勝地也倉廩實人民足吾今有之諸公又能同心共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達曰殆天授非偶然也乃改應慶路爲應天府置元帥府居焉久之以建康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濶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卑隘

帝乃命劉基等卜吉地定作新居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迴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洪武元年八月己巳。詔曰朕惟建邦畿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爲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國之規模最重其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朕以春秋往來巡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二年。上。詔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理適均汴梁亦宋之舊

古今通纂卷之二十四
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上
日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
漢魏唐宋所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朕若建都
于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
宮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今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
踞江南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
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爲中都何如群臣稱善至
是始詔以臨濠爲中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
京師之制焉地脉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東

折而東行南行其背爲北狄其正結爲冀都其支結
爲燕京其餘氣爲東夷冀都自雲中上黨博換來三
面繞河外案多疊大河東北徂入海重重包裹故堯
舜禹湯都之但四方險阻貢輸非後世所便河且徙
而南氣大泄燕京狂氣我朝鍾焉中絡發崑崙
東南至岷山繇蜀隴轉北而爲終南長安之地也金
城四塞以爲固古豪傑有取焉貢輸艱入後世費繁
今能處之耶繇關中出至太華中嵩伊闕旣鑿是謂
洛陽洛陽天地之中陰陽和南北平百物會周公營

之地氣自北以南人爭化機互以為用古今固不齊也。行乃盡于東泰翻身顧祖東海外盪江河前向萃。產賢貴凝聚有因後世河徙截其來脈者三。乃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南絡發崑崙折東南而行。至大峨山。其背為西戎。直南折而東為五嶺。其餘氣為南蠻。復折而東北。大盡于建康。其支結為吳。閩越。大峨而下。至于五嶺。環抱中原。無情南面。力雄勢坎。吳閩越支。凝謗力海水。陽勝明有餘。而氣不足以當之。一大都會于今日。其金陵也乎。長江天塹。則用易輸。

持護不少。世謂江左不得于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大是安于建康之說。不能用建康于天下。夫安于建康。乃謂大勢不拱。東霸未立。秦淮河不湧。邢溝尚微。故建康俗紐于自便。知守江而不知用淮于江。知圖淮而不知用天下于淮。知據武昌之上游。而不知上游之守鎮。知集貨之易。而不知散貨以用于四方。知南兵之難振。而不知練兵于北之可用。故金陵不可以故常論。當有知者。曠百世相感。不爾。則中洛為河截。所在其汴淮江漢之間乎。金陵為南京。汴梁為北京。

國初深見也。永樂十四年十月復詔群臣議營建北京先自車駕至自北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上以營造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群臣復議之。于是群臣上疏曰北平乃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比年車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禎祥協應天意人心昭然可見然陛下重于勞民延緩至今切爲宗社大計正陛下當爲之時况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財用

具備軍民一心營建之辰天實啓之乞早賜聖斷勅所司擇日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之望。上從之。至十八年宮殿成遂定都焉。北龍有燕山卽今京師也。以燕然山脉盡于此故曰燕山。昔燕昭王築黃金臺以招賢者故又稱金臺古冀州地舜分冀東北爲幽州故又謂之幽都。按丘文莊公云虞夏之時天下分爲九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舜分冀爲幽與并營故幽與并營皆冀境也。楊公云燕山最高象天市蓋北幹之正結其龍發崑崙

之中脈綿亘數千里至于闔歷澣海之玄屈曲出夷入貉又萬餘里始至燕然山以入中國爲燕雲復東行數百里起天壽山乃落平陽方廣千餘里遼東遼西兩枝闕截黃河前繞鴨綠後纏而陰恒大山諸山與海中諸島相應近則樂河潮河桑河易河并諸無名小大夾身數源界限分明以地理之法論之其龍勢之長垣局之美幹龍大盡山水大會帶黃河展天壽鴨綠纏其後碣石鑰其門又按朱子語錄冀都山脈從雲中發來前則黃河環繞泰山聳左爲龍華山

聳右爲虎嵩爲前案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五嶺諸山爲第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過于冀所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面距河處是爲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爲幽州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于醫無閭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護擁而圍繞之者不知幾千萬里也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旣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

又如此若以形勝論之則幽燕自晉稱雄左環滄海
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楊文敏爲西接太行
東臨碣石鉅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勢拔地以崢嶸
氣磨空而崩斄又云燕薊內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
下都會雒文襄公謂形勢甲天下辰山帶海有金湯
之固蓋真定以北至于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
紫荆山海喜峯古北黃花鎮險阨尤著會通漕運便
利天津又通海運誠萬世帝王之都且居直北之地
上應天垣之紫微夫天之象以北爲極則地之勢亦

當以北爲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
始而成終也艮爲山水爲地之津液而委于海天下
萬山皆成于北天下萬水皆宗于東于此乎建都是
爲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我

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茲旣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
宅洛故事而又于此建都焉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
乎元而爲宋宋都汴梁前乎宋而爲唐唐都于秦在
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洛然皆非其州境也
雖曰宅中圖治道里適均而天下郡國乃有背之而

古今通纂
不面焉者元人雖都于此然夷狄雜氣不足以當帝
王之統惟我朝得國之正同于堯舜拓地之廣過
于漢唐書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北聲教訖于四海
僅再見也猗歟盛哉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
其所而衆星共之易曰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天下以北面爲天之
樞居微垣之中而受衆星之環拱天之道固在北也
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嚮在南今日京師居乎艮
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坎離之間出乎震而勞乎坎

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極之尊嚮乎離明之光而
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衆莫不面焉以相見則凡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于照臨之中自古建都
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如今日者
也。况此乃蘓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
得不可爲王之地。牧之言曰。禹畫九州。一曰冀州。舜
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其人沉鷲多材。力重許可。耐
辛苦。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
馳二百里。所以常當天下兵馬之強。在昔則然矣。且

古今通纂 卷二十四
其地瀕大海在秦始皇時越黃腫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海運固已通于茲矣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則唐時又一東吳之粟于此焉胡元盛時漕東南粟至燕歲幾至四百萬石而南方之貨亦隨以至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所及可知矣矧兵食俱足文武並用向明以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育幽以建武而禦乎夷戎則有以張震疊之威信自古建都之地莫有如今日者也雖然居安者不可不思其危享全盛者不

可不爲衰微之慮自古建立都邑率在北土蓋不止我一朝而我朝近胡爲甚且如漢襲秦舊都門中匈奴入寇鋒火輒至甘泉唐襲隋舊亦都關中吐蕃入寇輒至渭橋宋襲周舊都汴西無靈夏北無燕雲其去元爲遠唐契丹界直狹旬耳景德之役亦輒至澶淵三治朝幅幘蓋廣矣而定都若此者何制胡便也我朝定鼎燕京東北去遼陽尚可數日去漁陽百里耳西北去雲中尚可數日去上谷亦僅倍漁陽耳近敵甚則常時封殖者尤勤常時封殖則一日規

畫措置也。尤亟是故去虜之近制虜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昔漢文帝朝晁錯有實塞分戍臨陣合刃諸說而文帝取焉。唐德宗朝陸贄有險以固邦國兵以服克橫諸說而德宗取焉。宋仁宗朝范仲淹有守兵聚散多寡戰兵主客勞逸諸說而仁宗亦取焉。今其言載在三史中。班班可考。豈非經時石畫哉。然漢卒患匈奴。唐卒患吐蕃。宋卒患契丹。西夏何也。所行與所談悖也。今之論議毋亦類是乎。夫分境畫疆。秉持阨塞。可謂確矣。然外有棄野。所傷實多是移其禍。而以異壤當之也。于此不得以忘戰也。驅兵策馬衝擊郊原。可謂雄矣。然內無良才。所損非細。是積其弱。而以異日當之也。于此不得以忘守也。故金元常都于此。是其炯監。然則金人之禍在夷狄。而監其失則必固邊圉。選將帥。強兵足食。使國勢壯而外虜不敢萌窺伺之心。元人之禍在中國。而監其失則必謹法度。用賢才。省刑薄斂。使朝綱正而奸民不敢懷背叛之心。斯國基固而金湯永矣。

圖書編論曰。嘗謂形勢者。可以威天下。而不可

以○雷○天○下○威○天○下○以○險○險○也○者○力○之○所○恃○者○也○
力○不○足○者○取○之○于○險○雷○天○下○以○仁○仁○也○者○險○之○
所○恃○者○也○險○不○足○者○取○之○于○仁○君○而○仁○矣○無○險○
可○也○險○而○且○仁○萬○世○猶○可○也○失○仁○而○得○險○亦○或○
可○也○不○可○久○也○得○險○而○力○且○足○焉○而○敵○者○猶○斃○
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國○而○周○官○之○法○所○以○必○
立○民○極○之○中○也○此○古○之○有○天○下○者○雖○不○敢○不○本○
之○以○仁○而○亦○切○切○焉○據○形○勝○之○地○以○雄○視○天○下○
蓋○亦○知○險○之○不○可○廢○也○且○天○下○之○險○因○乎○勢○得○

其○勢○者○可○以○居○重○而○馭○輕○天○下○之○勢○因○乎○時○觀○
乎○時○者○可○以○通○今○而○酌○古○王○者○所○居○曰○京○師○大○
衆○之○義○也○曰○天○邑○天○子○之○居○也○據○之○非○其○地○則○
不○足○協○天○下○之○威○匹○夫○劍○立○而○全○城○不○守○矣○善○
守○國○者○身○可○不○審○勢○以○擇○險○本○之○不○以○仁○則○不○
足○以○建○天○下○之○極○外○患○雖○寧○而○內○變○將○作○矣○善○
擇○險○者○身○可○不○廣○仁○以○和○民○孟○子○曰○天○時○不○如○
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定○論○也○呼○乎○伏○義○畫○卦○
而○臨○民○黃○帝○垂○衣○而○神○化○斯○時○也○未○見○有○所○謂○

古今通纂 卷二十四
險者若堯之平陽舜之蒲坂禹之安亳亦各有
所起取朝貢之易達者都之耳後世因其皆在
冀州而有三面距河之險然後見其險焉耳在
堯舜禹不之知也在堯舜禹之民亦不之知也
何也天下安于仁而無所事于力也下堯舜而
文武始不能不用乎力矣然而仁所將也是故
文武之豐鎬所以據天下之形勢處上游以制
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成王之洛邑所以會天地
之中和宅中土以蒞四海其示天下也公威足

以行其慮而莫敢誰何恩足以弘其公而下皆
用命歷年八百固其所也何在人與力之並用
雖無險可也况得其所謂要會者哉是知周之
所以永命者仁也非徒在險也王孫滿以卜世
卜年之說謬當聖人之心是術數者奚足與議
周王之仁哉下周而漢而唐而宋其仁蓋已微
矣而力且弗之競漢高策都關中所以執天下
之樞也南北二軍其權足以雄天下唐亦都關
中亦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內外諸府其兵足以

威天下然九錫之雄既熾而西京之所以衰方
鎮之兵漸強而朝廷之所以斃至于晚年末路
司熾拊鍵內鉢外乘而太阿之柄已倒持而授
人之手矣其誰不逞哉宋太祖之都汴所以因
五代之舊也西夏之役方殷而國勢浸弱仁宗
之議洛陽所以爲徙關中之漸也仲淹之說不
行而勢亦弗競于是再和再退再退再失而崖
山之溺已噬臍無及其將誰咎哉何也蓋漢之
力雖足以自競而七制之仁未徧也况七制之

外如桓靈者乎唐之兵雖足以耀武而三宗之
德益衰也况自三宗之外如武宣者乎宋則險
力俱斃仁亦無足稱矣嗚呼是豈形勝之罪又
豈形勝之所能流哉恭惟

太祖高皇帝下

力康而定鼎此南都之所繇始也

太宗文

皇帝靖南北廵命阮安而營北平此北都之所
繇始也以今觀之南都之形勝跨江南北以爲
甸服岷峨以西五嶺以北川流以萬數皆會于
河人乎淮朝宗畿甸而之海布帛穀粟之富魚

鹽財用之饒甲于天下天下無事則坐享楊越之粟而無轉輸之勞天下有事則席卷全吳之甲而爲張皇之舉誠周禮所以陰陽之會風雨之交諸葛孔明所謂鍾山龍盤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居也古之人有都之者六朝是也而偏安之陋固不足以疑一統之盛北都之形勝奄幽燕以爲王畿外設八府以爲捍衛太行在其西醫無閭在其東重岡疊翠鸞鳳峙而蛟龍走大海居其左九河經其前濟漾浩蕩浴日月而浸

乾坤沉鷲激捍之材雲錦騰驤之馬爲天下最面明而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育幽以建武而御乎戎狄則有以張震疊之威誠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以爲王者也古之人有都之者金元是也而維氣之夷固不足以承中華之統則天下之至險已屬之天下之至聖而深仁厚澤又有以維持之也以天下之仁起天下之義而財賦出于東南矣以天下之義聚天下之力而戎馬盛

古今通纂 卷二十四
于西北矣。財賦出則所以養其力者有備。戎馬盛則所以雄其險者有人。力以人奮，險以力固。地利人和，萬世猶競。宜無復容喙者矣。然弊生于積習之餘，事怠于異世之後。今之東南視昔之東南，何如也？始之以水旱，繼之以蝗蝻，加之以賍吏之攘剝，而陰瘖于土豪之浚血。則今之東南非昔之東南矣。今之西北視昔之西北，何如也？前者犬羊陵縱，叅將芮寧之死，一時同殲者八百近者。旱魃爲災，延綏軍民之死，刑于秦

牘者五萬人。則今之西北非昔之西北矣。善守城者可不張而相之，扶而植之，使天下被其仁而不知，而因以鼓天下之壘壘，而一因仍于漢唐宋末流之弊哉。然觀今二都之力，北都爲惡，請得復舉而備言之，可乎？漢之邊在北，去咸陽千餘里。唐之邊在西，亦去長安幾千里。今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餘里，遠者不過數百里。疾馳之騎，約日可至。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

關中者將以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
 切近于北狄又將恐其搯我之吭而拊我之背
 也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于失已守已而失焉
 則其害豈但不得于人而已哉此其外患之可
 畏也至于唐之漕因于河宋之漕因于汴國初
 海運十萬餘石以給邊永樂引汶泗諸水以
 溢濟引黃河自漁臺以溢御漳然後漕舟自江
 達于浦自河達于京師今觀漕河以一衣帶
 之水掬土可塞萬一無賴荷鍾決而迎塞瓜州

之填則江不達于淮矣塞漁臺汶泗之水則河
 不達于京師矣斯時也將何以處之哉唐之
 軍士脫巾而呼而元之貴人抱珍而枵腹者可
 鑒也此其內變之足虞也是故知外患之可畏
 則必選將帥厲甲兵廣儲蓄塞要害先為不可
 勝以待敵之可勝則患斯彌矣知內變之足虞
 則必慎隄防設重鎮恤軍士廣田畜先為不敢
 犯而後人莫之敢犯則變斯消矣如是則善政
 流而仁不阻大化也武勇奮而力不困大權也

四○漠○消○而○京○師○無○虞○大○勢○也○勢○張○則○固○權○重○
則○肅○化○洽○則○順○不○怒○之○威○篤○恭○之○妙○信○能○咸○美○
文○武○而○陋○漢○唐○宋○于○不○足○言○矣○

鑿

軍士銀中而平

不喪于日京相矣謀御也

之與限以不喪于日矣塞蕭臺安四之不



